

# 覺浪道盛與方以智師生的「不二社」

謝明陽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 摘 要

覺浪道盛《莊子提正》云：「時予倚杖靈山，偶與不二社諸子談及莊生之祕。」據今人論述，道盛寫作《莊子提正》之時為順治五年（1648），寫作之地在江南太平府的靈山無相寺。但「不二社」究竟是怎樣的社團？卻沒有正確的答案。至2014年，方以智《冬灰錄》一書由邢益海先生校注出版，此書言及，覺浪道盛的「不二社」是繼承雲棲株宏、無異元來的禪、淨不二之說而成立，故「不二」者，禪宗與淨土宗合一之意。本文即依據《冬灰錄》的說法，討論從雲棲株宏、無異元來到覺浪道盛、方以智，諸位佛門大師如何進行禪、淨不二的論述？概言之，雲棲株宏希望眾人老實念佛，通達於西方淨土；無異元來則強調頓發疑情，維持了禪宗身姿。覺浪道盛和方以智更將禪、淨不二之說，導向於儒、佛雙選，使得兩位得道高僧，同時也成為鼎天立地的浩然儒者。

關鍵詞：覺浪道盛、方以智、不二社、雙選社、《莊子提正》

## 一、前言

關於明遺民僧人覺浪道盛（1592-1659）的研究，以荒木見悟《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2000）一書最為全面<sup>1</sup>，荒木見悟另有〈覺浪道盛研究序說〉（1976），此文後經廖肇亨翻譯，改題〈覺浪道盛初探〉<sup>2</sup>。可以說，當今學界對於覺浪道盛的討論，幾乎不能不受到荒木先生的影響。拙作〈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在2012年發表，當時注意到〈正莊為堯孔真孤〉的這段話語：

時予倚杖靈山，偶與不二社諸子談及莊生之祕，曹子請為快提，以曉未悟，故提此托孤以正其別傳。<sup>3</sup>

文章以為，覺浪道盛寫作《莊子提正》的「靈山」在江南太平府（今安徽當塗）的靈山無相寺，道盛倚杖於此的時間是順治五年（1648），所稱的「曹子」則是曹臺岳（梁父，1617-？），此文並以順治五年道盛的遭遇來凸顯《莊子提正》的寫作意義<sup>4</sup>。可惜的是，當時「不二社」的相關資料甚少，

<sup>1</sup> 荒木見悟：《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

<sup>2</sup> 荒木見悟：〈覺浪道盛研究序說〉，《集刊東洋學》第35號（1976年5月），頁83-104。中譯本見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覺浪盛初探〉，頁243-274

<sup>3</sup> [清]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嘉興大藏經》第34冊，1987年），卷30，頁769c。

<sup>4</sup> 謝明陽：〈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清華學報》新42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35-168。

以致於在描述此一社團時多屬臆測。及至 2014 年，方以智（1611-1671）《冬灰錄》一書由學者邢益海先生校注出版<sup>〔清〕</sup>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錄》（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年）。，書中篇章點明了覺浪道盛成立「不二社」、方以智繼而承之的原因。故本文將以《冬灰錄》為本，重論「不二社」，希望在覺浪道盛、方以智師生的研究長流中，提出一點個人的淺見。

## 二、「不二社」取自禪、淨不二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中，「不二社」一詞僅出現過一次，即《莊子提正》的「偶與不二社諸子談及莊生之祕」一語，線索太少，其意難明。今觀邢益校注的方以智《冬灰錄》一書，可知「不二社」的不二，乃禪、淨不二之意，請看《冬灰錄》所載〈遠祖塔院飯田記〉云：

會宮社田，乃先中丞與耑庵銓部、玉河諸文學所倡，各安生理之鐸者也。眾議奉之遠祖塔院，供養十方。適值不肖智踏完天海，歸寓祖翁田地，樂觀時節因緣，縣崖伸手，因拍掌慶贊曰：浮山自先外祖三一老人興復，朗、澹、清三公相續總持，一向洞口雲橫，草深一丈，剩有意生耆舊，平實接待。壬寅至今，忽忽周甲矣。宗一圓三，竟在此地指天偃骨。蓮池、博山，合一滴水，天界杖人嘗舉此為不二社。盡大地是一鄉約所，種田博飯，互古開花。止有各安生理一句，即是三際俱斷。吼倒佛魔，雷電風雨不容思議。且問牯牛水草之田，與見龍、〈禮運〉之田，同乎？異乎？田自萬古不壞，所貴時時耕耨而已矣。

<sup>5</sup>〔清〕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錄》（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年）。。

天地吞吐同時，泉罅共聞鐘鐸。此通天之陌，本來一帶雙關。畢竟如何申傳囑護耶？塞卻咽喉，普請飯碗。<sup>6</sup>

方以智寫作此文的主要用意，在於懷念外祖父吳應賓。吳應賓（三一老人）於萬曆三十年（壬寅，1602）興復桐城浮山，至順治十五年（1658）方以智寫作此文時<sup>7</sup>，已長達五十餘年，接近一個甲子，故云「壬寅至今，忽忽周甲矣」。浮山滴珠巖有方以智所題石刻「吳觀我先生指天處」<sup>8</sup>，吳應賓辭世後也安葬在浮山金谷巖下，故又云「竟在此地指天俎骨」。吳應賓興復浮山後，遠公塔院所在的會聖巖先後由朗日本智（？-1605）、澹居法鎧（1561-1621）、清隱元亮三位法師主持<sup>9</sup>，今掌管其地者為僧人意生，乃亮公之子、澹公之孫<sup>10</sup>；遠公塔院的社田，則是由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等人倡募，用以供養十方僧眾。方以智與浮山的關係如此深厚，遂認定此山此田為「祖翁田地」。

文章接著說「蓮池、博山，合一滴水，天界杖人嘗舉此為

<sup>6</sup>《冬灰錄》，卷首2，頁37-38。此文亦改題〈遠祖塔院齋僧田記〉，收〔清〕吳道新纂輯，〔清〕陳焯修訂：《浮山志》（清同治十二年重刊本），卷5，〈記〉，頁14。兩相對照，《浮山志》此文文字略有誤差，當以《冬灰錄》為準。

<sup>7</sup>邢益海注《冬灰錄》卷首二云：「此卷的記錄時間當在乙未（順治十二年）至戊戌（順治十五年），時方以智在桐城為父廬墓。」見《冬灰錄》，卷首2，頁25。任道斌《方以智年譜》「清順治十五年」條則云：「與沈埏、劉漢系等游浮山，題詩相和，徜徉岩間，評論名山，興味盎然。」見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卷5，頁201。綜合二家之說，〈遠祖塔院飯田記〉的寫作可繫於順治十五年。

<sup>8</sup>《浮山志》，卷1，〈石刻〉，頁1。

<sup>9</sup>三位法師傳文，分見《浮山志》，卷3，〈法譜·宗門名宿〉，頁11；〈法譜·宗門名宿〉，頁12；〈法譜·本山靜主〉，頁16-17。朗日本智、澹居法鎧生平另見〔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臺北：新文豐出

不二社」，表明了不二社的由來。蓮池即淨土宗大師雲棲株宏（1535-1615），博山即禪宗大師無異元來（1575-1630），兩位高僧均主禪、淨不二，聚合為一滴水，至覺浪杖人於順治五年（1648）掃塔會聖巖，即秉持著蓮池、博山的立說精神，創立了不二社。此處提到了雲棲株宏、無異元來，更重要的原因實在於蓮池、博山兩位大師曾啟發了吳應賓。觀方以智〈金谷葬吳觀我太史公致香語〉云：「先外祖諱應賓，號觀我，別稱三一老人。……受戒蓮池，聞法五乳，末後博山相見，助拍一掌，雷霆交迅，谷響唱酬。」<sup>11</sup>方以智為母親吳令儀（1593-1622）作〈母吳太恭人忌日燒香〉亦云：「吾母太恭人，秉蓮池戒，受博山乳，總是三一之淵源。」<sup>12</sup>足見禪、淨不二的思想對於方以智來說，早已耳濡目染，了然於胸。

需留意者，〈遠祖塔院飯田記〉的末尾依然發揮吳應賓的思想，但與不二社暫無關連。「牯牛水草之田」為禪門公案，《五燈會元》記載：「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sup>13</sup>石門紹遠與其師石門慧徹的對話，展現了隨緣任運、平常心是道的生命境界，在方以智的話語脈絡中，以之代指佛學。

版公司，2000年），卷30，〈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目禪師智公傳〉，頁1591-1599；卷29，〈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頁1495-1502。

<sup>10</sup>《浮山志·會聖巖》：「今守者意生，澹公孫也。」見《浮山志》，卷2，〈建置〉，頁4。

<sup>11</sup>《冬灰錄》，卷首2，頁32。

<sup>12</sup>《冬灰錄》，卷首4，頁95。

<sup>13</sup>〔宋〕普濟：《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14，〈石門紹遠禪師〉，頁867。

「見龍、〈禮運〉之田」則分指《周易·乾卦》九二爻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sup>14</sup> 以及《禮記·禮運》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sup>15</sup> 二者連言，用以指稱儒學。吳應賓別稱「三一老人」，其思想中的儒、釋、道三教原可歸而為一，方以智此處則以佛學、儒學為例，教人耕耨田地，各安生理而已，故謂泉罇同聞佛家之鐘與儒家之鐸，萬古不壞之田本即一帶而雙關。

### 三、雲棲株宏、無異元來的合一滴水

「不二社」的命名之意在於禪、淨不二。然而，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淨土則口誦阿彌陀佛，發願往生淨土，二者的歸趨如此不同，何以說禪、淨不二？株宏、元來又如何論述禪、淨合一的思想要旨呢？先看雲棲株宏之說，〈淨土不可言無〉一文云：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剎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真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既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未為達心者矣。<sup>16</sup>

<sup>14</sup>〔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十三經注疏》本），卷1，頁8。

<sup>15</sup>〔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十三經注疏》本），卷22，頁439。

<sup>16</sup>〔明〕雲棲株宏：《雲棲法彙》（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嘉興大藏經》第32-33冊，1987年），《竹窗二筆》，冊33，頁52c。

「唯心淨土」的說法，在佛經中屢屢出現，祿宏也認為此語無誤，問題是引用者並未真切領會其中意旨，其意旨實在於「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亦即在祿宏看來，「唯心淨土」具有禪宗之心、淨土之境相互合一之意，然而既謂「唯心」，為何卻說不可「撥境言心」？觀祿宏《佛說阿彌陀經疏鈔》云：「今謂自性唯心，正指經中理一心不亂言耳，上智乃克承當，鈍根未能領荷。故此一心，不專主理而亦通事，以事一心，人皆可行。」可知「唯心」指的是「一心不亂」，而不亂的「一心」並不專主於理且亦通於事，可以分為「理一心」與「事一心」，「理一心」屬上智者，上智者無須過度憶念佛號，僅在體察審究之時，本心即可契合真如；「事一心」則屬鈍根者，鈍根者必須反覆誦讀阿彌陀佛，全神貫注，方能不為貪嗔煩惱所亂。

正因為世間的凡夫俗子居多，真能達到理一心者甚少，為了使眾人皆能體悟真理，祿宏在〈普勸念佛〉中反覆強調：

千里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身清淨念佛；寄庫來生，不如見在作福念佛；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新念佛；習學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滅惡，如是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如是念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如是念佛，號曰聖人。<sup>18</sup>

17《雲棲法彙》，《佛說阿彌陀經疏鈔》，卷1，冊32，頁464b。

18《雲棲法彙》，《雲棲大師遺稿》，卷3，冊33，頁146c-147a。

〈普勸念佛往生淨土〉也說道：

此念佛法門，不論男女僧俗，不論貴賤賢愚，但一心不亂，隨其功行大小，九品往生，故知世間無有一人不堪念佛。若人富貴，受用現成，正好念佛；若人貧窮，家小累少，正好念佛；若人有子，宗祀得託，正好念佛；若人無子，孤身自繇，正好念佛……見佛聞法，究竟成佛。始知自心，本來是佛。<sup>19</sup>

株宏所念茲在茲者，正是念佛，若能專注於念佛，持續於念佛，便能成為善人、賢人、聖人，進而使自己成佛。值得注意的是「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一語，事實上，禪理非不能談，只是具備慧根者少，談禪容易流於無知妄談，此一情形下，不如老實念佛，讓「心」與「境」相通，讓唯心淨土通達於西方淨土。這是晚明陽明學盛行之際，滿街人都是聖人，加上狂禪的浪潮湧來，使得雲棲株宏不得不苦心提出的針砭對策<sup>20</sup>。

無異元來曾受菩薩毘尼於鷺湖廣心（1547-1627），鷺湖廣心是雲棲株宏的弟子，故元來稱呼株宏為「師翁」，元來並曾三禮株宏，株宏書「演暢真乘」數字贈之<sup>21</sup>。元來的禪、淨合一之說可參見〈茶話〉：

<sup>19</sup> 《雲棲法彙》，《雲棲大師遺稿》，卷3，冊33，頁147a-147b。

<sup>20</sup> 雲棲株宏之說，參荒木見悟著，周賢博譯：《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株宏之研究》（臺北：慧明文化公司，2001年），第三章第三節〈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頁176-191；以及周賢博〈翻譯因緣〉，頁42-48。

<sup>21</sup> 參〔明〕無異元來：《博山無異禪師廣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嘉興大藏經》第40冊，1987年），卷35，劉日杲〈博山和尚傳〉，頁444c。



我雲棲師翁將禪、淨二途，縛作一束，教人單提一句「念佛是誰」。即此「誰」字不明，吹毛劍、塗毒鼓，於斯可見。此「誰」字不明，不必瞻前顧後，只須努力頓發疑情，管甚禪、管甚淨土，如一人與萬人敵，不破疑團誓不休。

22

「念佛」屬於淨土宗，但參究「念佛是誰」卻成為禪宗公案，因此說雲棲師翁將禪、淨二者縛作一束。不過，雲棲袞宏雖欲以參話頭的方式來體會「念佛是誰」，卻不強求參者必須悟破，其說云：「……古人謂念佛人欲參禪，不須別舉話頭，正此意也。念佛數聲，回光自看這『念佛的是誰』？如此用心，勿忘勿助，久之當自有省。如或不能，直念亦可。使其念不離佛，佛不離念，念極心空，感應道交，現前見佛，理必然矣。」<sup>23</sup>所謂「如或不能，直念亦可」，念者，念佛也。意指參禪俗眾倘若竭盡所能仍無法省悟，只須「念不離佛，佛不離念」，依靠著念佛，仍然可以「現前見佛」，達到修為的最後成果<sup>24</sup>。相對的，無異元來卻認為，如果「誰」字無法悟出，必須以利劍削斷毛髮，斬絕無明妄念；必須敲擊塗毒之鼓，剿盡情識貪欲，以探得「誰」字之意。論中的「吹毛劍」、「塗毒鼓」，正是禪宗公案<sup>25</sup>。語末，元來繼續堅

<sup>22</sup> 《博山無異禪師廣錄》，卷8，頁347c。

<sup>23</sup> 《雲棲法彙》，《雲棲大師遺稿》，卷2，〈與南城吳念慈居士廣誦〉，冊33，頁136b。

<sup>24</sup> 參楊惠南：〈禪淨雙修的類型及其理論基礎〉，《禪學研究》第4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3。

<sup>25</sup> 《碧巖錄》第一百則「巴陵吹毛劍」：「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見〔宋〕圓悟克勤：《碧巖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佛光大藏經·禪藏》本），卷10，頁427。又，《景德傳燈錄》載全豁禪師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見〔宋〕道原：《景德傳燈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佛光大藏經·禪藏》本），卷16，〈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頁869。

持，即使領悟有所困難，仍須努力頓發疑情，直到解破為止，故云「不破疑團誓不休」。由此可見，元來的思想和袞宏固然有所聯繫，但卻妥善的保存著禪宗身姿。

元來曾作〈淨土偈〉一百零八首，序文云：「曩雲棲師翁將一句彌陀簧鼓天下，人競謂古彌陀再世。……復憶吾師翁慈惠恩大難酬，嗣後亦時將彌陀六字，結西方十萬緣。」<sup>26</sup> 同樣表示對於雲棲袞宏的高度景仰，但以實際偈文觀之，元來的觀點仍和袞宏略有差異。試看前二首：

淨心即是西方土，行遍西方步不移。  
無影樹頭非色相，瞥然起念便支離。

淨心即是西方土，念佛聲消我是誰？  
徹底掀翻誰字窟，三家村裏活阿彌。<sup>27</sup>

其後一百零六首，同樣以「淨心即是西方土」開端，顯示此語為〈淨土偈〉的主要信念。既然「淨心」即是「西方土」，意味著元來仍站在禪宗的淨心立場，進而「徹底掀翻誰字窟」，大疑方得大悟。

#### 四、覺浪道盛的不二之說

再論覺浪道盛。萬曆四十四年（1616），道盛參見博山和

<sup>26</sup> 《博山無異禪師廣錄》，卷 20，頁 390b。

<sup>27</sup> 《博山無異禪師廣錄》，卷 20，頁 390c。

尚，受具足戒<sup>28</sup>，當時道盛二十五歲；至天啟七年（1627），道盛陪同元來遊歷桐城，作〈博山老參往桐城候何芝岳相國、吳觀我太史〉一詩，當時道盛三十六歲。此詩頸聯云「浮丘金鳳飛還息，投子青鷹夢自圓」<sup>29</sup>，「浮丘金鳳」指浮山法遠（991-1067）禪師，「投子青鷹」指投子義青（1032-1083）禪師，二句點明法遠禪師在浮山遇見義青禪師之事；由詩句來看，元來、道盛和何如寵（1569-1641）、吳應賓相會於桐城，當以浮山之聚最為重要。再至順治五年（1648），元來、吳應賓均已辭世，五十七歲的道盛重訪浮山，因蓮池、博山的合一滴水之論而成立「不二社」，則此社的創立也表達了對於元來的懷念。必須探問的是：道盛的禪、淨不二之說，又與蓮池、博山有何異同？

先看道盛〈甲申元日語〉云：

問：「念佛法門，亦可見性成佛乎？」師曰：「此當念喚醒主人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全提宗旨也。參禪雖為直指，悟入者難，唯念佛乃真圓頓法。古人指念佛

<sup>28</sup> 參〔清〕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嘉興大藏經》第25冊），卷12，〈自敘年紀略〉，頁750a。

<sup>29</sup>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18，頁687c。案，詩題提到「何芝岳相國」，考何如寵於崇禎二年（1629）十二月始入閣輔政，但「相國」的稱謂也可能是《全錄》編者於事後的改題。今觀吳應賓〈中興信州博山能仁禪寺無異大師塔銘并序〉云：「明年天啟丁卯，尋訃而至，取道桐鄉。慈社法壇厥名，錫類盍簪，盈缶實蕃。有徒小子，妄引其端，攀附有心，步趨無足。而浮山密邇，桑梓賴師，右掌遙擎，永言孝思。緣熏增上，寂光與力，庶幾究竟莊嚴。」則道盛陪同元來造訪桐城浮山，應在天啟七年（丁卯，1627）。文見《博山無異禪師廣錄》，卷35，頁447a。

為捷徑，猶未盡其善。捷徑雖異於曲路歧途，未免從門外而入。今主人現坐堂皇之上，自呼自醒，豈有舍元殿上之人，更覓長安之捷路乎？故吾以念佛即念心，使嘗住真心，圓明淨照，不向外馳求，則超出聖凡、善惡、是非、大小、偏圓諸對待之外矣。」<sup>30</sup>

「念佛法門」是淨土工夫，但「見性成佛」已是禪宗境界。道盛認為，欲透過參禪悟入極難，念佛才是圓滿頓足之法；但念佛的用意在於「喚醒主人公」、「自呼自醒」，因而「念佛即是念心」，最後仍在於使真心常住，並非一意向外馳求<sup>31</sup>。這樣的論點，一方面是以株宏所主張的念佛為途徑，一方面卻以元來的所說的淨心為目的。

再看道盛〈念佛以全提一心成淨土說〉：

汝等眾生，當信一心念佛，是諸佛已曾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之所護念者也。若能深信一心持名，則心心清淨，念念解脫，根根塵塵，週徧法界，皆成莊嚴淨土矣。豈非「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微塵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哉？雲棲大師《彌陀疏鈔》，其中融通藏海，透徹化機，廣大悉備，無不極至。<sup>32</sup>

「一心念佛」、「一心持名」，指專注心志於誦讀阿彌陀佛，此持名念佛是淨土宗的修為方式，用意在於使自己的心念解脫，讓週遍法界皆化為莊嚴淨土。下文則引唐代李通玄

<sup>30</sup>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 31，頁 778b。

<sup>31</sup> 參楊惠南：〈禪淨雙修的類型及其理論基礎〉，頁 17-18。

<sup>32</sup>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 24，頁 732c-733a。

《新華嚴經論》語，原作：「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sup>33</sup> 意謂無邊的樂土似遠，但自我與諸佛實已融為一體，毫無阻隔，此是就空間言；十世古今固長，但始終並未脫離於當下一念，前後化為一時，此是就時間言。因而，道盛所稱的念佛只是方法，最後仍以清淨圓明的心靈為目標，文末，雖讚譽雲棲株宏《阿彌陀經疏鈔》，但道盛論述與株宏「即心即境」、「即境即心」之說，仍有細微差別。

「不二社」係道盛於順治五年（1648）成立於浮山的社團，立社緣由在於傳承株宏與元來的禪、淨不二之說，主要成員是當時同行的弟子，如陳丹衷、曹臺岳之輩，其後道盛沿江東下當塗，故在靈山無相寺與不二社弟子談及莊生之祕。此外，道盛《杖門隨集》另有《雙選社》一集，其中〈參悟宗旨之大端〉一篇云：「夫選佛選儒之舉，古人從來如此結社，間亦有深於不二之名。」<sup>34</sup> 知「雙選社」也是道盛所結之社，其中雖云及「不二」，但卻是儒、佛雙選之意。道盛思想從「禪、淨不二」到「儒、佛雙選」，展現出佛門大師所具有的儒學傾向，此點，下文將再從道盛弟子方以智的相關論述談起。

## 五、方以智調和「不二」與「雙選」

<sup>33</sup> 〔唐〕李通玄：《新華嚴經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6冊），卷1，頁721a。

<sup>34</sup>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杖門隨集》下，頁799b。

方以智《冬灰錄》有〈龍湖不二社茶話〉<sup>36</sup>，此文作於順治十六年（1659），正是道盛辭世之年。知順治五年創立於桐城浮山的不二社，曾隨著道盛與方以智的法脈傳承，延伸至江西新城的龍湖寺。非僅「不二社」如此，「雙選社」亦然。方以智《冬灰錄》又有〈雙選社傳語〉<sup>37</sup>，方中通（1634-1698）〈涂宜振、孔八桂、江五章、鄧文始諸子過龍湖寺〉一詩云：「雙選還名社時有雙選社，追隨奉我親。歲寒堪共守，臘盡自回春。竟以尼山學，來傳鷲嶺神。祖庭新露柱，從此結比鄰。時老父重興廩山，余與四弟捐資運木。」<sup>38</sup>此詩成於順治十七年（1660）<sup>39</sup>，詩中首句「雙選還名社」，附注「時有雙選社」，表明了方以智在江西新城弘法時成立了雙選社的分支。方以智將不二社、雙選社的活動重心移往江西新城，不二兼以雙選，實將道盛的遺民志節攬為己任。

那麼，方以智又是如何繼承道盛的禪、淨不二之說？試看方以智〈中五道場衍說〉指出了法堂與淨土堂、參禪堂的位置：

中建大雄殿，前建通堂，開三門焉。北建法堂，上樓為毘盧之藏，法堂之東為淨土堂，法堂之西為參禪堂。……天無冬夏而歲始冬至，此朔易也。鄉飲之禮，表以至尊

<sup>36</sup> 參《方以智年譜》，卷6，頁211。

<sup>37</sup> 見《冬灰錄》，卷首3，頁68-71。

<sup>38</sup> [清]方中通：《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33冊），《陪詩》，卷3，頁88-89。四弟，指方其義（1619-1649）之子方中發（1639-1731）。

<sup>39</sup> 《陪詩》卷三名《省親集》，此集第一首詩〈庚子同四弟省親壽昌〉，「庚子」即順治十七年（1660）。〈涂宜振、孔八桂、江五章、鄧文始諸子過龍湖寺〉為全卷第三首詩。

之位，習坎心亨，南面向明，故以統御之法堂負宸。西北之乾，金剛上師，又用四克，乃享平康正直。顏曰烹雪堂，表西乾之參禪最上乘也。東北之艮，始終敦止，以發坎中之真陽，為帝出之雷。顏曰呼覺堂，表當人自心之佛即淨土也。<sup>40</sup>

康熙三年(1664)方以智主持吉安青原山淨居寺，即以「中五道場」的規模來興建佛寺，此一建築主要依據「文王八卦方位」<sup>41</sup>。正北方建「法堂」，居於坎卦(☵)之位，表示一年之始的冬至之卦，〈坎卦〉(☵)卦辭云：「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sup>42</sup>因上下卦均以陽剛之爻居中，故而其心亨通，如同面向南方的至尊臨朝聽政。西北方為「參禪堂」，題曰「烹雪堂」，居於乾卦(☰)之位，此位似心志堅固的最高師長，正符合《尚書·洪範》所述：「又用三德。……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sup>43</sup>乃是佛教參禪的最上乘。東北方為「淨土堂」，題曰「呼覺堂」，居於艮卦(☶)之位，〈艮卦〉(☶)上九云：「敦艮，吉。」<sup>44</sup>敦厚而止，止於最終，意

<sup>40</sup> 《冬灰錄》，卷首1，頁20-22。此文為滕楫記錄。

<sup>41</sup> 「中五道場圖」，見《冬灰錄》，卷首1，頁19。「文王八卦方位」，可參〔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圖說〉，頁21。

<sup>42</sup> 《周易正義》，卷3，頁71-72。

<sup>43</sup>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十三經注疏》本），卷12，頁168-174。孔安國傳云：「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方以智謂之「四克」。

<sup>44</sup> 《周易正義》，卷5，頁117。

調當不斷念佛，「發坎中之真陽，為帝出之雷」，讓坎（）、震（）二卦的陽爻改居於上位，如此呼喚覺醒，可以達致於淨土。此論以《易》圖、《易》理來會通禪宗與淨土宗，論述的要旨不僅僅是禪、淨不二，同時也涉入了儒、佛雙選的議題。

再看方以智〈龍湖不二社茶話〉云：

不二法門，惟毋自欺。鬼神水火，皆怕至誠。格致研極，乃是茶飯。仁智不能交圓，偏執一見，鬪諍堅固，反不如日用之百姓矣。以故念佛、參禪相訛，宗、教相訛，而兩宗亦相訛。理學、經學、文章相訛，朱、陸之門亦相訛。因笑夷、惠之門人，能保不相訛耶？惟時乘統御者，能集大成。<sup>45</sup>

「毋自欺」一語見於《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sup>46</sup>知首句的「不二法門」，重心實落在「誠其意」。再又，「至誠」數見於《中庸》，如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sup>47</sup>意謂鬼神水火等妖祥之物，皆畏懼聖人的「至誠」德性。接下來提到「格致」，此觀念也出自《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sup>48</sup>是說當格物、致知進入鑽研窮究的階段後，便可達致「意誠」，這是日常茶飯、

<sup>45</sup>《冬灰錄》，卷首3，頁64。「宗、教」，悟解為宗、修持為教；「兩宗」，曹洞宗、臨濟宗；「夷、惠」，伯夷、柳下惠。

<sup>46</sup>〔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大學章句》，頁7。

<sup>47</sup>《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32。

<sup>48</sup>《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3-4。



自然而然而事。秉受了《大學》、《中庸》之「誠」，所有的偏執兩端終將陶鑄為一，而諸種紛擾之間，又以禪宗、淨土宗的相訛最為首要，尤當轉之為禪、淨不二。方以智最後說「時乘統御者，能集大成」，同樣運用了儒家術語，〈乾卦·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sup>49</sup>《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sup>50</sup>〈彖傳〉屬於「十翼」，自《史記·孔子世家》以來，推為孔子之作，孔子的集大成形象遂成為後人瞻仰的目標。此將禪、淨不二匯歸於儒、佛雙選的思想，開始於道盛，最後則融通於方以智<sup>51</sup>。

## 六、結論

「不二社」一詞，在道盛的《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中僅出現過一回，其意難明。幸得方以智《冬灰錄》解決此一難題，書中〈遠祖塔院飯田記〉提到「蓮池、博山，合一滴水，天界杖人嘗舉此為不二社」，並有〈龍湖不二社茶話〉一文，題目即標舉出「不二社」，使得今人終能曉暢其意。若問：為何「不二社」在道盛的《全錄》中出現次數如此稀少，反而不如「雙選社」來得明晰呢？這應當是「不二社」者，禪、淨不二，仍處於調停佛教內部的歧異；而「雙選社」者，儒、佛雙選，更能彰顯道盛思想的歸結處。觀道盛〈各安生理論〉

<sup>49</sup> 《周易正義》，卷1，頁10。

<sup>50</sup>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10，〈萬章章句下〉，頁315。

<sup>51</sup> 本節論述，參《冬灰錄》，邢益海〈校注前言〉，頁10-12。

云：「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儒、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教雖名三，實以世出世法回互內外而收攝之。」<sup>52</sup> 方以智〈雙選社傳語〉中也引述杖人語：「處世必知出世法，始悟身心性命、常樂我淨之道，而不為情欲、名利、生死之業所迷。出世者必知處世法，乃知天下國家、倫物時宜之道，而不為虛無寂滅、隱怪偏僻之事所累。」<sup>53</sup> 可知儒、釋雙選，世法、出世法兼及，才是道盛、方以智思想中的最高境地。因此，道盛和方以智師生不僅是禪、淨不二的得道高僧，同時也是鼎天立地的浩然儒者。



<sup>52</sup>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 20，頁 702c

<sup>53</sup> 《冬灰錄》，卷首 3，頁 70。

## 引用書目

### 1. 傳統文獻

-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唐〕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宋〕道原：《景德傳燈錄》，《佛光大藏經·禪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 〔宋〕圓悟克勤：《碧巖錄》，《佛光大藏經·禪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普濟：《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明〕雲棲祿宏：《雲棲法彙》，《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 〔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
- 〔明〕無異元來：《博山無異禪師廣錄》，《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 〔清〕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 〔清〕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 〔清〕倪嘉慶、方以智等編：《青原志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清〕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錄》，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

〔清〕吳道新纂輯，〔清〕陳焯修訂：《浮山志》，清同治十二年重刊本。

〔清〕方中通：《陪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2. 近人論著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荒木見悟：〈覺浪道盛研究序說〉，《集刊東洋學》第35號，1976年5月。

荒木見悟：《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

荒木見悟著，周賢博譯：《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株宏之研究》，臺北：慧明文化公司，2001年。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

楊惠南：〈禪淨雙修的類型及其理論基礎〉，《禪學研究》第4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謝明陽：〈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清華學報》新42卷第1期，2012年3月。

# Juelang Daosheng and Fang Yi-zhi,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 s Bu-er Club

## Abstract

In Juelang Daosheng' s book, *Zhuangzi Ti Zheng*, it says “When I stayed at Ling Mountain, I sometimes talked about the secrets of Zhuangzi with the members of Bu-er Club.”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of people nowadays, the time Daosheng wrote *Zhuangzi Ti Zheng* is in the fifth year of Shunzhi' s reign (1648), and he wrote it at Wu-xiang Temple in Ling Mountain, which is located in Tai-ping Prefecture, Jiang-nan Province. However, what kind of group did Bu-er Club actually be? There is no correct answer. In 2014, a scholar, Xing Yi-hai, annotated and published *Dong Hui Lu*, which is written by Fang Yi-zhi. The book mentions that Juelang Daosheng' s Bu-er Club established by inheriting Yunqi Zhuhong and Wuyi Yuanlai' s theory of Zen and Pure Land having no difference. Therefore, “Bu-er” means that Zen Sect and Pure Land Sect combine in one. This essay is based on the statement of *Dong Hui Lu*, discussing from Yunqi Zhuhong and Wuyi Yuanlai to Juelang Daosheng and Fang Yi-zhi, how did these Buddhism masters discuss that Zen and Pure Land have no difference? In general, Yunqi Zhuhong wished that everyone can chant the name of Buddha with devotion in order to reach the Western Pure land. One the other hand, Wuyi Yuanlai emphasized on springing up doubt, maintaining Zen Buddhism attitude. Juelang Daosheng and Fang Yi-zhi even guided the theory of no differences in Zen and Pure Land into existence of both Confucianism and Buddha. This made the two enlightenment monks meanwhile became expansive Confucians with indomitable spirit.

Key words: Juelang Daosheng, Fang Yi-zhi, Bu-er Club, Shuang-xuan Club, *Zhuangzi Ti Zheng*























































































